

三

書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實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少知之者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

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朱子曰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吳玠

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雖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

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

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

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

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

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
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
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備有短長
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
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
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
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有德而不能言者常

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朱子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文
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
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也自不賢者
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
而已庸
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

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天子亦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是天地絪縕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

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始不可悉得而聞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九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周子看得易活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蘊是包得在裏面○易本未有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

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此
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
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
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繫辭孔子之
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卦看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躰此易之為書所
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
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
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
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
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
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
字

朱子曰君子鮮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
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獨
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
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
懲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象
二句言損益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
句若要不息須着去忿慾而有所遷改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得福常少而禍常多不
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二惡動其可不謹諸○所謂愆忿室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動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此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

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

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

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

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主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

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

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

君子之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

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

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

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

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

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

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

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章與十一章略同

情爲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將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爲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可也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

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慎哉其唯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親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

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

程子曰周子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國民卦可了
○朱子曰此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然非弄視
聽也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褻禮不接心術情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身不見其背者只如此耳
子解良其背謂止於身四卦皆動惟背不動所
背者只是所當止也人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
當止也看下文良其止止於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
其所以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
天型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只見有理
所以云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
也此

按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
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一字不服膺焉耳當漏
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
友傳者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
見矣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
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
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

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
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說皆也說見司馬溫
公凍水記問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
或謂周子與胡文恭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
皆強求其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跡於是周子
一言承孔孟之說遂定而
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淳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爲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不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

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

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所樂何事

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有深用心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理之論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

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

日前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

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二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持食卓而問曰此卓

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

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

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

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

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
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
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
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
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大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
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
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
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
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諸精得五行之
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按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一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伊川先生撰兄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其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大怨見善若出諸已不吝施於人居廣居而行之大道言有物而論道遂厭科舉之業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嘗知其要後得之明於眾物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眾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典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人也

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為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途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哲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覓也其正路之素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是皆正路之齋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出皆未及也其辨折精微稍見於山者學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多矣先先生之言平易教人自致知至於性循誠意至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至於平天下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誠意病出之學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關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校為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願於利害時見排斥浪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覈煩而裕當法今繁密之際示嘗從眾為應文以迷責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為應文以迷責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

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細條法度人可
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墓表曰先生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其墓曰明道
名顯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第順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無以傳儒雖無善治士則天
治學不傳千載無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則天
焉莫知所傳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則天
年之莫知所傳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則天
天不慙也。先生早出鄉人學士大夫相與議曰
說開歷古之矣先生早出鄉人學士大夫相與議曰
大矣於是帝師來眾議而為之補功以表其墓者
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道也。知所至
而長存。石路傍以詔後人。朱子曰天聖中洛
人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
實以明道元年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
子曰順其後十年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
受學焉。慨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

經遂以其孝為諸儒倡明道川呂正獻公薦為御
史伊川以其孝為諸儒倡明道川呂正獻公薦為御
模廣闊伊川以其孝為諸儒倡明道川呂正獻公薦為御
德各異明道之言即事明理質極致通。灑落善開。發人
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極致通。灑落善開。發人
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功。○堯
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有
響。應。論。漸。法。而。刑。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
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然。力。量。未。至。而。欲。享。其。賢
矣。○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量。為。苗。可。且。放。過。而
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
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
明。道。之。放。乃。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
但。明。道。所。處。是。大。資。以。上。事。者。未。至。而。輕。議。之
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踐。及。孝
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
淺。深。事。之。小。大。裁。酌。其。宜。進。執。一。意。不。同。然。其。所
貴。窮。理。也。○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所
家。亦。各。有。極。○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所
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

馬援論漢二祖也○資明道云揚休山立色金
正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其直龍德
允矣君子其也○大成布帛之文其味知德者
希孰識其貴也○西山真氏曰二程之學羅氏
揚時得之而南傳之豫章先生羅從彥羅氏傳之
延平先生李侗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也
先先生謝良佐傳之武夷先生胡安國武夷傳其子
五峯先生宏胡氏傳之南軒先生張拭此又一也
也若周行已劉安節得之為永嘉之學其源亦同
出然惟朱張之傳最得其
宗而朱氏又為集大成者

按康節在當時二程父之執待之橫渠尚拜床
下而最所喜者明道也其嘗之與富韓公同馬
溫公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
資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上者盛矣朱子所謂
為一之時壯其所以處明道者盛矣朱子所謂
明道所處大貧以上事蓋有見也觀其處元豐
元祐君子小人之間說有味乎其言之也其對韓
宗師之言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當與元豐
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要元豐大臣皆者

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
衣冠之禍未艾也其後其言皆中又曰王介甫以
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
為俗儒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
為有才知變通適用如司馬君實不拜副相以
去范堯夫辭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
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懷眾人以為不可則執
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愈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
曲平章尚有強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
不至如此之甚也嗚呼朱子以為聖人作用如
道庶幾焉斯言非過也使其得位得年當何如
哉
又按伊川先生死之日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
詞以祭者僅四人故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
其後朱子為之著年譜而已嘉定間明道先生
謚純伊川先生謚議云
太常減格謚議云

通書附錄終

朱子成書

西銘

廬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之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日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所指氣象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誠於西銘則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有自得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有自得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得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先生志氣不羣當日語哉○呂與叔撰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羣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入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書雖自有名教何事於未足於勤讀中庸釋老之書

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
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
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以書其志道精熈赫顯雙總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熈赫顯雙總
也學者有問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
門人曰吾學無失吾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已矣先生氣貫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未之信
日觀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行人人未之
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毫
識與不自識聞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毫
之學明道程子曰訂頑一之義極純無雜秦漢
來學者所未到也此意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
射也學者其射此意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
此地位自別有見便可達天德○孝者須先識
補也○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孝者須先識
仁者渾然與物同歸○射也學者其射此意不可
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
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須窮索存以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而
不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
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
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一之更何
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
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
毫之力量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心未除却須存
知良心能元此不喪失以旨日習心得未除却
能心之久而樂亦不患此筆力他○推惠不能
意以是須得子厚如此得此筆力他○推惠不能
子仁孝之未遊酢於西銘須更而巳能於此則
不孝也○遊酢於西銘須更而巳能於此則
語外立得箇意思便一篇道中庸矣○伊川程子
曰孟子之理後有西銘則一篇道中庸矣○伊川
大要盡道元未銘則一篇道中庸矣○伊川程子
却只說道元未銘則一篇道中庸矣○伊川程子
無出此道也孟子後蓋未見此書○問西銘然
如何曰此文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
曰聖人也造道之言有德盡之否曰言有兩端如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盡之否曰言有兩端如

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
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
也。又按西銘皆用韻語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母准稱字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未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此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帥乃孟子氣之充者有一毫之不滿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闕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不在他一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兄弟同胞乃是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一書緊要血脉

盡在此此兩句上乾稱至中更是頭同胞吾與便是
箇頂下兩句上乾稱至中更是頭同胞吾與便是
盡是從同胞吾與說來得到子要才得父之事是
天地之志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才得父之事是
得天之志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才得父之事是
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賦子若克肖之
不俊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
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其性兩句上說來若
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是我自是我有山河
塞者日月之行往來暑之迭更星辰之運行山川
之融結五行之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
者之問先生解乾健坤順為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
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善心順為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
天地無心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
過雲谷山半遇雨蔡季通諸人在焉因各人解
銘此兩句其性亦有我去
解蓋其性亦有我去
承當之意一書之骨也

民五同胞物五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
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
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
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
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
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
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
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

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齊章。問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西山負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躰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禰之宗為喻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

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躰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眾却不

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在敬與恐懼能常敬而忠懼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

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

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

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

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

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

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

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

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

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

中和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致知得

地便長此皆得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

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

而言之君臣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迷天地

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

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

迹那化底却
人都見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息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息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

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
 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
 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
 句皆存兩義海類可見。問曰西銘本不是說孝
 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
 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說此
 天論之誠是無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
 之爾。然則無正之變。只是推此心以奉事
 伯奇。中。生。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
 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問。中。生。之。不。去。伯。奇。
 何。也。曰。沈。氏。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與。舜。曾。同
 受。而。已。故。曰。恭。魯。子。歸。全。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
 伯。奇。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沈。忠。未。可。盡。信。然。彼
 所。事。者。人。也。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
 天。也。豈。有。妄。而。不。可。著。迹。耶。西。銘
 大。率。借。我。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

按家語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
 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取
 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
 甫甫知其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息宗下不此
 甫甫子無罪後母於非乎韓子履霜操解題云尹
 吉甫子無罪後母於非乎韓子履霜操解題云尹
 說西銘取其順令云爾。又按所舉六聖賢事
 雖以平說而其玩其語勢辭意似不無優劣竊謂
 兩銘自于時保之不憂之孝樂天者也類對人申
 然舜禹參樂且之以下皆開兩端說朱子解亦
 生伯奇于時保之不憂之孝樂天者也類對人申
 之孝畏天者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得不好令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措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

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
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
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
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
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
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
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
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
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
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
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
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
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
方耳至於仁之射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
未聞也西銘之說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
以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
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震其所終
行必稽其所做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
深然而言射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
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
時竊友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
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射之用兼明使
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極極極極極極
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
何伊川先生曰然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論甚正西
名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善養氣之論同功二存義橫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

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殊
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
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
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
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
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請不
曉然且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
以西銘使讀之尋釋累日乃敢妄疑其失此同於
墨氏之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
其幼以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
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告蓋所謂明理一
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
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以為而已老吾老
及人者之安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無事乎推
曰老者之安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無事乎推
者理一之故也理一而分殊何謂聖人補物平施
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西銘所謂稱物遠其心一焉
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
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

稱物之義故仁言躬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
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
私自兼愛也二害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
矣西之兼愛也二害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
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辨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
本不寧傳之學一分殊釋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
來通射是理一分殊因人疑故方說此一篇中錯
綜此意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乾稱坤稱
之其中又自有乾稱坤稱之意思有橫說底意思
箇有直說底意思有乾稱坤稱之意思有橫說底
身為母所謂理一也乾稱坤稱而天下之父母者
稱母不可棄其分安得而不一哉乾稱坤稱則
看乾父坤母固是自家父母而地質然與自家
是有親疎從此處便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
物不親疎從此處便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
同胞又不同同胞與吾與近於墨氏之兼
愛同胞又不同同胞與吾與近於墨氏之兼
曰家相如其間便自分別賢曰無告又有如是等
差之家相如其間便自分別賢曰無告又有如是等

便相見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
始相離此天賦自然古今不易之正理張程二夫
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二
大統一篇言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二
截上下一推布亦甚分明。問龜山說知其理一
以爲仁知來其分殊所以爲義仁是體義是用否曰
仁是流出來底義是台當做底如水流動是仁
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台當做底如水流動是仁
愛父母兄弟愛物愛朋友自有一許多等差便是
是義且母愛兄弟愛物愛朋友自有一許多等差便
許多般樣敬只是如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
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諸侯五廟高
節文義便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與叔說天命之謂性
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與叔說天命之謂性
至卑綠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慈其子
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
孝各孝其父而人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子
物事分不得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
隨在裏了不是要仁便是仁仁義却留一動義禮智便
放出來使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有許
多分別。使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有許

工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之乃書致曲與密孟子宏闊論四五時得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復過眼乎孟氏以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復過眼乎孟氏以紛紛所謂文章議論用者力之深復過眼乎孟氏以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然也舊嘗擇其言之先與人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形於色然與人居之溫厚之意及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意及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其惡樂進不已之德而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揉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矣物沛然有餘常自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有後不復為矣橫渠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後不復為矣橫渠常語人曰吾弟德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德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學而達又曰吾弟德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餘歲若天不者欲此道復明則不使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書